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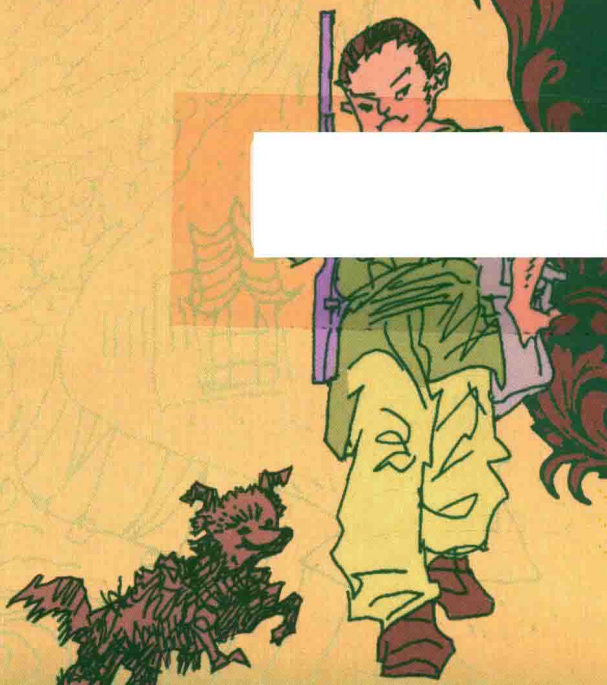
黄永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八年中

無愁河的浪蕩漢子



黄永玉
著



八年
中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八年·中卷 / 黄永玉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02-012040-6

I. ①无…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0611号

选题策划 应红
责任编辑 刘稚
美术编辑 陶雷
责任校对 杨益民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97千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40.75 插页5
印 数 1—30000
版 次 2016年9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040-6
定 价 68.00元

主要人物表



张序子 湖南朱雀人。十二岁独自到厦门集美求学，随即抗战爆发。后转德化师范，不久辍学。流落德化、泉州诸地同学处。曾在德化山里做烧瓷小工，混泉州国民兵团。后经人介绍进入福建省保安司令部战地服务团，到了仙游，做了美工，才有了正式的着落……



苏国重 南安园内人。序子德化师范同学。序子尊为大哥的人。稳重，朋友复杂，做事认真。

**傅升
傅斗**

泉州人。爹原来是做海运生意的，照管几条楼房高的大海帆，跳板、舱底上下来去，不太像内陆老板的慢派头。傅升大傅斗一岁，读完初中就到处游逛，要不是打仗，早游到上海外国去了。国重笑他两人像古代的“虎符”，合在一起才起作用；平时不说话，一说话就一起说。家在浮桥一所大房子里。涌金里十二号。这房子一头靠街，远远的那一头贴海河。敞开的楼门就是码头。海船一到，众人便往大屋里装东西，大米、豆子、盐、椰子、棕毛、油料、鱼干、鱿鱼干……不进鲜货。人来得像潮水，潮水

一退，人影子都不剩。贸易风来了，你会看到满帆大船海上回来，哪！那光，那颜色，那声音，那气派！……

蔡良 家在洛阳桥。他家的铺子泰昌顺，卖咸鱼和鱼干的。在最热闹的街上，三间大门面。序子想到朱雀铺子挂着的那条大鱼干，说不定就是蔡良家卖出来的。他是个独子，妈死了，招呼店面的那位女胖子是他姑妈。爸是个黑胡子，正坐在柜台上，两个人见儿子带进几个杂人，就像久旱逢甘雨那么开怀，店都不要了，把这群流寇吼进了后院。店面上几个伙计也跟着转身咧开嘴巴笑。蔡良眼前什么事也插不上手，不过爸爸、阿姑老了之后所有运转的东西都是他来接手。他要耐烦像腌咸鱼一样留在这里让盐水慢慢浸润，不能再有别的打算。“有钱子弟真堪怜。”

蔡元明 安海人。元明的姐姐雪雪原是序子集美同班，序子留级才跟他同班成为好朋友。安海沿海的树带丛是两里长的街，结实的商店，清洁齐整，生意安详平和，令人心旷神怡。蔡元明家的西饼铺靠海岸这边。铺子中间是座烤炉，伙计们忙着一下子推火盘进出，一下子推饼食进出。序子看得入神，懂得烤面包西饼的道理。

洪仲献 序子集美同学。个个学期考第一，品行好，先生都看重他。是妈妈把他养大的，“从小没有爸爸，不考第一怎么办？”一长排当海的红砖平房，仲献的房子是第一家，屋后还有第二排。一共是两排。屋前都栽着比房子稍微高点的绿树，树身粗壮，长着厚厚的蜡片叶子。序子懂得，金合欢、银合欢、凤凰花经不起迎面的海风，要这种树才行。到晚上，海鸟回到这些树上睡觉，所以每棵树底下都有一圈白。透过树林前边就是海滩。平坦坦子，亮亮子，远远地没边没际。潮涨不到这里来。这里一只蚊子都没有，还没有跳蚤、臭虫……

刘鲜林 德化人，国重的死党。厨师世家。

周见文 官桥人。德化师范读了一年半。爷爷在乡里办了间“碧秀小学”，三十多年了，现交给他爹办。只他一个孙，以后是要负责的。一百多孩子没有书念可不是个小事。爷爷、爸爸、妈妈忙不过来，他们也一年比一年老，

正等他毕业以后帮忙。所以准备上永安考省立永安师范，将来好接班。

李西鼎 孤儿。集美校工赖呀的儿子。在泉州开元寺难童教养院读书。



张人希 泉州报馆编辑，金石家。家里矮墙矮门进去，青石板和小鹅卵石铺成的院子，几丛南竹和两棵银合欢做出片片阴凉影子。他弄图章的“匠屋”，墙上挂满锯、锉、锤、凿；一张厚木桌子配了张厚木凳子。桌面有工具匣。一扇大窗。左首边一架老书柜，堆满金石参考图记。进门右首边几块粗细磨石，一口木水桶领着一口大浅口木盆堆混着干泥浆狠狠咬着地。沿墙根上下印石图章原料。这架势的来历看来有些年月了。屋不上锁，“来过小偷，绕了一圈又出去了；有回还放了一口袋番薯在院子。看我们两母子穷，反过来周济我们……”

庄启 泉州文化界人士，诗人。

黄怡君 泉州文化界人士，写小品文章的。

贺努 泉州文化界人士，写文章的。

吴长庚 泉州中学三年级学生，吴廷标的侄儿。“可意楼”的少东家。“天底下竟有这么一种人，书不念，放下功课白帮人家忙。做了好事面不改色。他像只走单帮的蜜蜂，是，走单帮。飞来飞去采花蜜，采回去放进随便哪只大蜂窝里。人再把它倒进大缸，它根本不关心那些蜂蜜的去处、放在哪个缸里……这人长得毫无圣杰之貌，甚至孱弱，一行动就满身大汗……”



周景颐 曾任集美后垵分部教官。现为泉州国民兵团团长。几十年后序子在香港

时常见到紫熙二叔，偶然提到周叔曾经收留的事，二叔说：“你简直让周景颐叔变成笑话。他写信向我诉苦，我回信给他：‘这回轮到你了。’”

周先 周景颐侄儿。原在衡阳念衡州师范，来泉州叔叔这里才穿的军服。保送到沙县训练团半年，建瓯军训队半年，永安教导团半年，得了个中尉衔。今年才升的上尉。“这回怎么搞的了？周先带序子到烟馆抽鸦屁烟了？到窑子嫖堂板婆了？到赌场去推牌九、耍博凯了？到酒馆去呼朋唤友搞醉八仙了？没有呀！先也是爱读书的老实人呀。讲得明明白白在万昌隆画画嘛！听得好好的，景颐叔一下子翻了脸。”



蔡伯 蔡良的爸。大总统，管三样事，账本、算盘、酒桌子。酒桌是他的外交部。他天生不喝酒，客人一到，虾姑就站在后首，来多少喝多少，镇哑了三山五岳好汉。两兄妹嗓门大，哈哈一笑酒杯都震。所以进门客人，无有不印象深刻，泡透快乐回家的。

虾姑 蔡良的姑妈。人称虾姑。她是哥哥的大总理。厨房一男一女两个大师傅，晒鱼场跟三条捕鱼船所有人吃喝用度都在她手下经营调动。花的心思，费的力气，要不她是个身体强壮的快乐人，老早垮了。丈夫结婚不满三个月就跟人过番到柔佛去了，十六年一点音信没有直到今天。别看只念过小学，头脑精明得像个算盘。满脑粗发，两道黑眉毛后头那双黑眼睛，翘鼻子，翘嘴巴，宽肩膀，粗脖子。对了，她可以去演电影。去演《渔光曲》，她演了《渔光曲》王人美就没饭吃了。她不用化妆，船上一站就是她。

颜伯 庄启舅舅。逢到涂山街办“蚵阿煎”，张灯结彩，颜伯也搭了个大棚子。没想到有这么大场面。背后七八个木桶都是新鲜蚝，摊子前陈列着各种绯红的大螃蟹、大龙虾、雪白的鸡鸭蛋、麻油、花生油、酒坛子。晾杆

上挂着大块新鲜猪肉和刚发好的鱿鱼、墨鱼。前后左右拥着一捆捆青蒜、芫荽、葱绿，大玻璃缸里雪白的番薯粉，灶前罗列五味调料跟蚝油虾酱瓦罐。颜伯是个胖子，高踞在平底锅边，手握大锅铲比画，“什么都妥当了，欢迎各位光临，请坐呷茶饮酒，尝尝我‘蚵阿煎’的手艺。”

裴卡索 洛阳镇上“艺术车轮”的主人。派头比较足，长得秀气，后梳的长头发，黑框眼镜，薄白帆布西装，黄尖头的白皮鞋。跷起二郎腿仰头抽香烟。他那套行头旧了，很可能是抗战前厦门买的。他爹前清是个秀才，有田有地，抽鸦片把家败了一大半，死了。给自己取了个怪名字叫裴卡索。在厦门学的美术，回洛阳一身一脸美术架子。开了家画像馆，讲是讲给人家画祖宗像，其实画得一点也不像，人要退订钱又不退，还骂人家不懂艺术。



徐曼亚 “嘘艺堂”主人。天分特别高。一肚子理想，好像半空中掉下一个寡妇，落在德化这块地方。好孤单寂寞！书法一流。他的兰花，墨分五色之讲究都在里头，就那么淡淡七八笔。那兰花淡到不能再淡，全在于笔头上的功夫。甚至感觉到兰花透出的幽香。前些年出过一本书，在班房关了半年。觉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还不够透彻，他来了本《四民主义》加以补充。加了个“民由主义”，民众要有自由。不自由谈三民主义都是空话，老百姓没有保障。

秦秀臣 德化民众教育馆馆长。这民教馆不小，楼上是朝南的畅楼，看书读报都在上头，摆得下八大张读报看书的桌子；靠北一溜藏书室，很有规模。坐在任何一张椅子上，都能居高临下开怀欣赏德化城垣及山水景物。序子四处观赏完了之后下楼来到秦先生住处，见秦先生正坐在小板凳上给九十七岁的老娘喂食。她坐的这把大藤椅垫着许多软东西，像个大鸟巢。

当年，儿子该是在这个窝里让她喂大的吧！这藤椅好老了，像青铜铸的。

廖季德 德化人。相貌十分，橄榄色皮肤，头发卷曲，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沉静文雅，很有个样子。厦门美专毕业，学的是雕塑。接了一单大生意，三千多套食具包括茶具。设计方面他是内行，“成型”驾轻就熟，问题是他带一个生产班子完全外行。他没有想到这帮人来了还要吃饭。亏得他临时托人去挑米买菜……序子默默观察廖季德，觉得他十足是一块幽默感的沃土。

刘可久 德化街上雕樟木箱铺子“友木斋”的小雕匠。初中毕业生，十四岁学艺三年刚满师，描得一手好稿子，雕工到家。跟序子有很多共同的东西好谈：打底稿、雕刻技法……给序子讲解雕樟木箱的三十八种人物和二十四种花鸟套路；九九归一计算法和六八二分规矩。又讲男女老少开脸法和行七坐五盘三半之类人物口号，服饰“代代归明”的讲究……人长得俊，两道飞起的长眉毛，粗黑头发，亮眼睛，直鼻梁，薄嘴唇。最可惜的是那一对手臂太长，好像觉得放在哪里都不够地方。



朱文仁 在上民教馆半路上那座半死不活的私立小学教国语；实际上喜欢美术。也喜欢书，新旧都来得。一生的苦事，哥哥文义被抓壮丁从此没有消息。爸爸和妈伤心得死了，小小年纪自己千辛万苦进了城，读了书……

刘慧梅 难得见的好样子。文仁的妻子，都是葛坑人，以前不认识。说葛坑属德化不如说属尤溪县更近。好多人家都喜欢她。这个不嫁，那个不嫁，进了德化城读书就嫁给这个矮子同学朱文仁。不幸，两夫妇被地痞流氓纠缠上了……



蔡映雄 联保主任。德化羊巷地痞流氓。“还没走到操场，老远见到那个联保主任蔡映雄和保长祁福顺正指着鼻子骂文仁，慧梅抱孩子在旁边哭。文仁想讲话不让讲，还挨了一个耳巴……”

祁福顺 保长。蔡映雄表弟。德化羊巷地痞流氓。

剃头匠 广西桂林人。抗战跑到德化开理发店。脾气不好，喜欢生气骂人。做起活来，手推子推完再用细梳子梳、小剪刀来回弄。功夫实在做得很到家。按道理讲往常一般的理发铺子总会有帮聊天的闲人坐在那里的；就这家没有。店里设备了一架可以倾斜下来修脸、取耳、自由升降高低的新式机器椅子。第一次坐进这弹簧椅子理发的客人都会感觉新鲜有余而胆量不足，仿佛一下子让一个美国胖婆娘掳进怀里。



朱惟卓 蒙正小学校长。那么矮小，像个老校工，戴的眼镜上一层雾，不晓得他看不看得见东西。这个校长，这个穿灰布制服的泉州人，唉！学生再老，怎么能忘记你呢！朱校长当年教过的学生东南西北一闯，五年，十年，又都贴回蒙正小学这条街上来了。世界上的大学、中学、小学；大学、中学同学都是狗屁蛋，只有小学生最记得同学，最记得先生，像娘亲一样。

林鹿远 “路边”饭铺老板，朱校长的学生。不要以为他也是个开饭铺的，他是个菲律宾回来的华侨留学生，很有学问，很会讲笑话，还会拳击。人家背后说他是“半唐番”，不对的。他父母都是泉州人。他至今还是个单身光棍。和气，都是开饭铺，从来不争抢客人。

阿婆 泉州乡下非常讲究的华侨房子，房主人在南洋没有回来，十几二十年，

留下老母亲和儿媳妇管这座房屋。周围的谷子、花生、黍米都是婆媳俩种的，所以一年四季两个人忙得很是家常。“你晓得的，我只有一个儿子，过番二十多年没有回来。你这个阿婢马上就五十岁了，没生一个儿女。眼看我们一天天都老了。”她手臂轻轻四周一挥，“我这个家大不大，小不小，好愁啊！以后的香火哪个来帮我们接？怎么办？是不是？你把你卖给我们好不好？你讲！”



吴廷标 序子在集美学校的美术老师。现在泉州中学教美术。

刘诤客 泉州有名的书法家。前清是个举人。肚子里书多，脚板走过好多路，游江浙，闯南洋，熟孔孟老庄，也谈孟德斯鸠。朱熹称赞泉州是“海滨邹鲁”，他大叫与他无关！他住处就叫作“鸦噪楼”。他很欣赏在老鸦声中闲过日子，不怕骚扰。“蝉噪林愈静”……



老和尚 泉州郊区不太像庙的百原寺，一间小小的禅房，一张书桌，两张简单的条凳架着木板的床，帐子都没有。一对僧鞋和一对布麻鞋放在床底。书架放着几本经卷。桌子上竹笔筒里插着几支大小毛笔。一个带盖的圆砚台。旁边挨着块不错的墨。一块很旧的薄毡子铺在桌面。一位和尚不像和尚、道士不像道士的老人，他是弘一法师。

妙月 弘一法师说过他终究会成正果。他比鲁智深尺寸稍微矮短一点，扛着几十斤重生铁禅杖，序子忘了鲁智深随身带不带禅杖。妙月一路哈哈笑着走来，序子不记得《水浒传》里的鲁智深有没有跟人笑过。妙月法师会

医病，后头跟着个挑药箱的开心可爱小沙弥。鲁智深懂不懂得医术？有没有收留过小沙弥徒弟？鲁智深傲岸鲁莽，妙月宽厚妩媚。鲁智深唠嗑尘世只跟酒坛子接近，妙月普渡众生，活在百姓之中。



柯远芬 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广东梅县人。棕色皮肤，眼睛从额底深处看人，身材矮小而匀称，肌肉结实，处处看出严格训练的威严规致。和地方上的老军人派头完全不同，是蒋委员长新熬炼出来的一种冷钢。序子断定这人自出娘胎没有笑过。

黄先义 政训处主任上校。喜欢蔡宾菲，把蔡的男朋友陈逊——很有学问，拉小提琴的专家——关起来。“我黄先义一生报、报、报效党国，我有什么办法？我、我都快四十了，你以为我是好色之徒？你以为我堂堂上校黄先义会强占民女？我是这种人吗？呀？你哪里晓得我黄先义的苦？我也是人嘛！啍！啍！啍！”万万没想到黄主任当众号啕起来。晴天霹雳，全场人被吓傻了。



王淮 福建省保安司令部战地服务团团团长。平常不讲“大众化”，实际在做“大众化”。把费脑子的事做得轻轻松松。比如每回演出之前，他都会一首一首耐烦向观众讲解歌词的内容。很少有空跟大家一起。管演出，管上下接应，管大家的生活，协调大小矛盾。不留声音，不留痕迹。“古时候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类人多的是，为什么有的聪明有的蠢？归根结底绝乏一个‘爱’字。心里没有一个‘爱’字，行万里只算个脚夫，读

万卷书只算只书鱼。王淮没有白活二三十年。他是在带着‘爱’过日子的。读书、待人、做事，分量总是比人家重。”

王清河 战地服务团指导员。三十来岁。常常担任导演、主演。团员爱称他“河伯”。看河伯上戏本身就是一种趣味行动。别听他“对台词”的时候温文尔雅地承上启下，在抚摸语言棱角。一上台那股肃杀，就像换了个人，让你提着口气吐不出来。什么事有河伯参加好像添了个什么重要节目，其实没有。其实没有又好像有。一个好的带头人就是这么给人朦胧的欢欣。

庄敬贤 战地服务团音乐指导员。三十多岁的人，厦门岛长大，出南洋，上杭州、苏州、北京。在厦门，那一脸皱纹和沙嗓子无人不晓。他不仅仅是个沙喉咙歌手，还是数一数二的小提琴手、萨克斯管手、手风琴手、六弦琴手、出色乐队指挥。

颜渊深 温和好事的怪人，天生灵通“报耳神”，消息稳、准、狠。

宋成月 从政训处文印科收发室调到战地服务团后，完全意料不到，他钻石般的特长出现了。原来他是本活鲜鲜子的“莆、仙博物大辞典”，有莆田、仙游古今历史文化、社会现状、古今人物、软硬饮食、风俗仪式、交通知识、商业关系、油糖粮食布匹针线金银铜铁油电采购线索，无一不晓。且和当地文化新闻界人士多有结交。战地服务团多一个宋成月太不一样了，跟仙游地方的陌生、距离、猜忌、幻觉，逐渐有了化解的基础。



蔡宾菲 她像密西尔的《飘》开头第一句话写的：“那郝思嘉小姐长得并不美，可是极富于魅力：男人见了她往往要着迷。”这意思并不等于蔡宾菲长得和郝思嘉一个样子。蔡宾菲的皮肤不白，属于阴凉柔和那一类；没有酒窝，十六岁的郝思嘉因为酒窝招来的麻烦，蔡宾菲优雅地摆脱了。她冷隽微笑着，像是来自另一座森林。

刘崇淦 沙县省艺训班戏剧组毕业。她扮《原野》里的金子，其实演都不用演，原本一身长的就是金子的肉。那嗓门，那眼睛眉毛，那扭劲……她的“口齿和身段是一种天分。《原野》里头，毫不相干地被裹挟在一场死亡仇杀漩涡中。从头到尾都演得灿烂、亮丽，天生的潇洒，没有做作，没有嘶叫，带着饱满的生命力，自自然然，像一颗流星天边去了。让人存了个希望……”

吴娟 到战地服务团来干什么？根本不是这一路人。又不演戏；读那么多书又不文学，不唱歌，可能根本就不喜欢音乐。进得团来不见高兴，不见难过；不讨好，不嚣张，不委曲，也不害怕……一个谜。

陈馨 秀气，小巧玲珑，演鸣凤最合适。就是嘴角稍差一点距离。曹先生剧本里讲鸣凤命苦，嘴角微微朝下的。陈馨这娃没有一点不快乐，鼻子尖尖顶着个小翘嘴，一对亮眼睛动不动就笑，一脑壳黑头发，雀儿嗓子，她怎么苦得起来？好玩罢？让她演，更增加苦孩子的深度。生活里，你可千万不能小看陈馨十步之内取人首级的小嘴巴片子。



汤观澜 省保安司令部总干事。待人还算不坏，离开战地服务团没人背后骂他、恨他，也没人想他。他淡，没留过“爱”在团里。他走了，好像到另外一个世界过日子去了。其实他就在我们附近办公。一个人在爱和恨之间不留痕迹，也算难得。

罗乐生 沙县省艺训班音乐组毕业，战地服务团音乐干事。罗乐生、白聪两口子平时很少出门，像一对埋伏在暗角里的蜘蛛，猎物粘网才猛冲过来。三个多月后，序子和几个人下乡回来，早上练歌时迎头罗干事给了他两句话：“你滚到哪里去了？害得白聪三天没有水喝！”



陈啸高 从上海回来的戏剧家，上海大学毕业。穿着一身旧瓷蓝布中山装，个子中等偏矮，眉毛清秀有余，脑门发达，头发虽然茂密，可惜皮肤并不鲜艳。体质只能维持健康，没有给人强壮印象。眼皮耷拉，不明白它是伏盖朴实还是伏盖聪明。将祖传六亩多地的老龙眼树园子，改成一个剧场，为抗战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

吴淑琼 厦门美专毕业，陈啸高的夫人。大家都等候吴先生饰演的这个毒老太太看她如何出招。对不对付得了王清河的仇虎？手法、技巧、修养跟不跟得上？她好看的容貌会不会成为扮演反派脚色的拖累和障碍？万万没想到跟王清河戏路紧扣得那么好！她禁忌泼辣喧嚣的解数而走着从容温婉的步伐，两人紧咬着台词专注得像两条眼镜蛇在无声地、绷着毒牙互相咬嚼。远看还以为是两位英国淑女在喝下午茶。所以，当瞎子婆受到仇虎撻掇双手捧出被自己一铁棍砸死的孙子的尸体走出房门时那静寂的战栗片刻，把排练场所有的人都吓哑了。不一定大喊大叫，戏原来可以这样演的。

关瑞亭 聊城人，大个子，夫妇两人和一个二十来岁的儿子。以前在北方组过班子，京剧界的老把式，是陈啸高先生从上海带来的朋友，远道而来帮忙，要建立一个专演“莆仙戏”的剧团。关先生的《古城会》极见功力，端到北京、上海哪里都说得过去。咬字、行腔、板眼、顿挫，真讲究，可惜一身本事浪掷天涯。



黄金潭 战地服务团勤务兵。永春人。做过盗墓贼。序子喜欢自己一个人做事，

不喜欢旁边站人。他一点不介意，“我帮你忙，不出声就是，你当我没有不就行了！你当我是一头‘乖叭’就行了。”

宣 七 本名宣奎。仙游高街铁匠铺老板。高个子，尖鼻子，尖嘴，尖眼睛。像朱雀人。怪！脾气磊落，不拖泥带水，动不动还来点江湖玩笑，不过分。想事敏锐，钢火足，不带渣滓。跟这种人做朋友靠得住，当徒弟就惨了，保证一辈子不得翻身。想得到他一身曾经风、雷、水、火，看他表皮又仿佛在怯生生、蹑手蹑脚过日子。跟他来往可想象是一幅画。有色彩，有光影，让人看不透的风景。

傅升、傅斗的爹原来是做海运生意的。

傅升大傅斗一岁，读完初中就到处游逛，要不是打仗，早游到上海外国去了。国重笑他两人像古代的“虎符”，合在一起才起作用；平时不说话，一说话就一起说。也是喜欢看书的人，所以常找国重来往。

五个人都被带到浮桥一所大房子里。这房子一头靠街，远远的那一头贴海河。敞开的楼门就是码头。海船一到，众人便往大屋里装东西，大米、豆子、盐、椰子、棕毛、油料、鱼干、鱿鱼干……不进鲜货。

人来得像潮水，潮水一退，人影子都不剩。

盖这屋子用的是菲律宾硬木料，筋实粗犷，以便货物上下进出经得起碰撞。年深月久，显得“包浆”十足，让人起坐往来感觉到安全厚重。

这地方不见妇女。打点伙食的是两位大师傅。

升、斗的爸爸不是天天见得到。跟大伙一齐进来一齐出去。和众人的长相也差不多，粗壮高大之外，多了副沉重嗓门。

升、斗把带来的五个朋友介绍给他爸爸时，他晃了一眼说：“啊！坐啊！吃饭啊！”说完忙自己的去了。

他照管几条楼房高的大海帆，跳板、舱底上下来去，不太像内陆老板的慢派头。

灶房里一天二十四小时灶火不断，茶叶开水现成，要喝茶自己泡。五个人被安排在一间大房间里，被枕俱全，升、斗在房里加了两张床，一点也不显得挤。